

《六祖法寶壇經》第九講

〈頓漸品第八〉

近育法師 2018 年 7 月 15 日下午講於金佛聖寺

諸佛菩薩、上人、諸位法師、諸位善知識：大家阿彌陀佛！

在講《六祖法寶壇經》之前，先提醒大家，今天是農曆六月三號，是韋馱菩薩誕。平常韋馱菩薩辛苦的護我們的法，今天離開道場回家之前，記得跟韋馱菩薩磕個頭；發願學習韋馱菩薩護法的心，也希望我們能夠護人家的法，期望法輪可以常轉，正法永住。

我們今天要來看〈頓漸品〉，這是我們最後第二講，下個星期會是最後一講《六祖法寶壇經》。

我自己感受特別的深，這次有機緣跟大家一起研究《六祖法寶壇經》，我自己覺得收穫很大；以前沒有需要跟大家一起研究，常常是囫圇吞個棗。這次因為要跟大家來做研究，思維思維的時候就偶爾會有一些不同的領會。佛法講聞思修、聞思修，聽了以後去思考，這個思考的功夫挺重要的。

我們今天要看〈頓漸品〉，今天講的三位法師，共同的特色是：在神秀大師那邊學，也到六祖這邊學。

禪門為什麼還會有「南能北秀」這樣的說法呢？神秀大師在荆南的玉泉寺，就是現在的湖北；六祖是在廣東的曹溪，所以稱為「南能北秀」。

六祖常常說：「何期自性本自清淨，何期自性本自具足。」我們自性裏面本就清淨無染；禪門的要旨，就是沒有是非，也沒有對立，沒有冤親，為什麼他們好像水火不容，打得很厲害，誰也不讓誰的感覺？為什麼會是這樣子？他們兩位法師不都是傳的達摩祖師的法嘛，為什麼還會有是非之爭呢？

我這一個禮拜在思維〈頓漸品〉的時候，突然有一個想法，講頓講漸其實都是手段，都是方法，目的是要引導我們到達佛法寶所，所以它只是一個手段，是一個方法而已。既然它是一個方法，所以我們如果著在上面，就沒有辦法到達寶地。這個是我們今天研究〈頓漸品〉需要理清的一個概念，不管是頓或者漸也好，它都是一個手段，一個方法。如果說六祖好，神秀不好；或是神秀好，六祖不好，那我們又落到是非裏頭去了，這就不是我們學〈頓漸品〉的目的了。

【師謂衆曰。法本一宗。人有南北。法即一種。見有遲疾。何名頓漸。法無頓漸。人有利鈍。故名頓漸。】

六祖也講，法只有一種而已，是人的關係，人有遲悟的不同，有些人根利，有些人根比較鈍，所以需要有不同的法來對治不同的病，也因此才有所謂的頓漸。這是我們需要搞清楚的地方。

【然秀之徒衆。往往譏南宗祖師不識一字。有何所長。】

師父之間可能彼此沒有這麼大的嫌隙，可是徒衆之間，好像就非得鬧到你非我是的境地。

師父說：「可能神秀的徒衆，他們就往往說六祖大師一個字都不識，他是獗獠，是個鄉下土包子，有什麼資格來做六祖。所以硬是要把衣鉢搶過來。也可能弟子他自己想要做第七祖，沒有第六祖，他第七祖做不成了，所以一定要去把衣鉢給拿過來，把祖師的位置確定下來。

五祖弘忍大師圓寂之後，五祖的十個大弟子全部都被武則天請到京裏去供養，神秀是首座，是教授師，所以他當然是在受詔之列。

在《高僧傳》裏講：神秀大師身長八呎，長得非常的氣宇軒昂，是有王伯之象，是宰相的氣度；他又很聰明，很肯學，所以合聖賢之度。武則天請他的時候，是

跪著去迎禮的。京城裏面的王公、百官很多都是他的弟子，所以他是兩京的法主——長安、洛陽都是他當法主的，他當時是位高德重的。

他在北方弘揚佛法，也接引了很多人信佛；六祖在南方也有南方的法緣。所以我一直跟大家強調，我們今天需要確立一個觀念---不要分別高下。

我先跟大家講禪門裏面一個小小的故事。藥山禪師有一次在院子裏閒坐，他的兩個弟子就在旁邊，剛好院子有兩棵樹，一棵長得很茂密，一棵長得稀稀疏疏的。他就問旁邊的兩位弟子，一個叫雲巖，一個叫道吾。

他說：「你們說說看，你們喜歡長得很大很茂密的樹，還是喜歡葉子稀疏，多是枯枝的樹？」

道吾禪師就說：「我喜歡長得很茂密的這棵樹。」他的意思是說，將來如果接法度眾的時候，他希望他的門庭是非常興旺的，香火鼎盛。

雲巖禪師就說：「我喜歡那一棵稀稀疏疏的，樹枝枯枯的樹。」意思說他的道風但求能夠對機的、冷冷清清的非常平淡的一個接引方式。

有一個侍者剛好路過，藥山禪師隨口問侍者，他說：「這裏有兩棵樹，一棵長得茂密，一棵枯寂，你喜歡長得茂密的？還是長得枯枯瘦瘦？」侍者就說了一句話：「繁榮任它繁榮，乾枯任它乾枯。」什麼意思呢？他們希望他們在接引大眾的時候，是很多的，就讓他自己去很多的；喜歡很枯寂的，就讓他去乾枯的。這個侍者回答：「是怎麼樣的機的時候，我就做什麼樣的事情。」

我們今天在看神秀大師的漸法，或是六祖大師的頓法，我們也應該確立這樣子一個概念，就是：他是漸法，任他是漸法；他是頓法，任他是頓法，重要的是我們要認識自己的機是什麼。因為它是一服藥，我們生病的時候，就要服對藥，沒生病的時候，就不要服藥。生病的時候，服藥來治這個病；病如果好了，藥也就該丟了。所以頓漸是手段，是方法。

【秀曰。他得無師之智。深悟上乘。吾不如也。且吾師五祖。親傳衣法。豈徒然哉。吾恨不能遠去親近。虛受國恩。汝等諸人。毋滯於此。可往曹溪參決。】

我們今天要看三位法師，第一位是志誠法師。當時神秀大師跟弟子們說，慧能大師得到無師智，深深地明白最上乘的佛理，而且五祖把衣鉢親自傳給了他，必有其道理，我深深以不能親近他為恨，實在是罔受國家的恩德，所以他就跟他的徒眾講：「你們就到曹溪去親近親近六祖，不要滯留在此地。」

【一日。命門人志誠曰。汝聰明多智。可為吾到曹溪聽法。若有所聞。盡心記取。還為吾說。】

他跟門人志誠講：「你聰明有智，所以你幫我到曹溪去聽法，要做筆記，他說什麼你都要把它記下來，回來一個字不漏的跟我講。」

【志誠稟命至曹溪。隨眾參請。不言來處。時祖師告眾曰。今有盜法之人。潛在此會。志誠即出禮拜。具陳其事。師曰。汝從玉泉來。應是細作。對曰。不是。師曰。何得不是。對曰。未說即是。說了不是。】

結果志誠法師真的去曹溪了，大眾上殿過堂，他就跟著大眾上殿過堂。有一次講法，他也混在大眾中聽法。六祖就說：「我們這裏有間諜。」志誠禪師馬上就站出來說：「我不是間諜。」六祖說：「為什麼不是？」他就說：「如果我隱瞞的話，就是間諜。可是我現在把原委說出來，就不是。」

【師曰。汝師若為示眾。對曰。常指誨大眾。住心觀淨。長坐不臥。】

六祖就問他：神秀大師都教你們什麼？他說：「住心觀淨，長坐不臥。」他教我們要打坐，坐的時候就住心觀淨——就是我們常常講的專一其心，不要打妄想，觀淨。

【師曰。住心觀淨。是病非禪。】

六祖就說：住心觀淨，是病不是禪。我們在打坐的時候，要置心一處，不要打其他妄想，不管你是用數吸法也好，或是念咒，參念佛是誰，都是制心一處，以一妄治萬妄。怎麼六祖大師說他是病，不是在坐禪呢？

我們來看看，如果按照六祖的講法「何期自性本自清淨，何期自性本自具足」，既然已經本自具足了，已經清淨了，何必還要頭上安頭，再去觀淨呢？本身就清淨了嘛，不用再做多一道的工夫，他本來就無病，沒有無明了，你何必再去觀！

這裏六祖大師是要破他們的執著，他們著在相上面，所以開出這個藥方。他說了一首偈：

【生來坐不臥 死去臥不坐 一具臭骨頭 何為立功課】

生下來，坐著不躺著；死去，我們就是躺著不坐。我們打坐，為什麼要在這個臭皮囊上面用功？說：我可以坐多久又是多久，說我坐在這個地方一動也不動，去看我心的清淨？

《維摩詰經》講：「不必坐，不必不坐，坐與不坐，任逐機宜；凝心運心，各量習性。」所以你說一定要坐，也是著；不必要坐也是著，理應是在自性上面用工夫。如果我們有著的病，是要除這個病，而不是除那個法，這是很重要的地方，所以隨病治病，隨病對治，可是不要贊此毀彼。我們不要說神秀大師好，也不要說六祖大師好，要看看自己到底是什麼病，應該要服什麼樣的藥。

圭峰宗密禪師曾經講：「兩個法師全部傳的是達摩祖師的法，神秀大師跟惠能大師都是接達摩祖師的法。如來示現在世間，就是隨機破我們執著，恢復我們原來的本性。衆生的病有千千萬萬種，藥也有千千萬萬種，不能服同一味藥，所以就開出不同的藥方出來。我們要明白的是這一點。沒有說哪一味藥是上等藥，哪一

味藥是不好的藥，完全就是看我們的機宜；對機了，那個藥對治病了，這個才是比較重要的地方。」我們今天看〈頓漸品〉，千萬不要有誰好、誰不好的概念。

【師云。吾聞汝師教示學人戒定慧法。未審汝師說戒定慧行相如何。與吾說看。誠曰。秀大師說。諸惡莫作名為戒。諸善奉行名為慧。自淨其意名為定。】

神秀大師講：「諸惡莫作」這是戒，「衆善奉行」這是慧，「自淨其意」是定。

我先講一下，「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，自淨其意」的典故。我們都知道唐朝的鳥窠禪師，很年紀輕輕七歲就出家了，二十一歲受戒，然後到處雲遊。有一次，他雲遊到了浙江杭州，他看到西湖山上有一棵松樹，盤根錯節，很喜歡，他就住上面，一住住了四十年都沒有下來。每一任太守到任的時候，都會去拜訪他，有些人勸他下來，怎麼樣他都不肯下來。

白居易任杭州太守時，他也去見鳥窠禪師。他在樹下面跟鳥窠禪師講：「禪師，你在上面很危險，不小心掉下來生命會有危險。」你知道禪師怎麼說？他說：「太守啊，我覺得你的處境比我更危險。」白居易就說：「我在朝為官，怎麼會危險？」鳥窠禪師就說：「太守啊，你在朝為官，很多人爭權奪利，官場沉浮，你不曉得什麼時候被貶，或是有生命的危險。」

聽他一講，白居易突然有所感觸，於是問鳥窠禪師：「什麼是佛法大意？」鳥窠禪師說：「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，自淨其意，是諸佛教。」白居易就說：「這個三歲小孩都懂得的道理，有什麼高明？」鳥窠禪師說：「三歲孩兒解得道，百歲老翁行不得。」這是「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，自淨其意，是諸佛教」一個相關的典故。

【師曰。吾若言有法與人。即為誑汝。但且隨方解縛。假名三昧。】

六祖大師怎麼說？他說：我說的跟神秀大師說的不一樣，怎樣不一樣？六祖說：我如果有一個法給你的話，我就是騙你。我只是隨方解縛，你著在哪個上面，我

就幫你在哪裏解。

我們來看看這是兩位大師的比較，大家有時候會聽到所謂的「如來禪」或者是「祖師禪」，我們來比較一下，這兩個方法有什麼不一樣。

六祖大師說「何期自性本自清淨，何期自性本自具足。」所以你我通通具足如來藏性。心性本淨，我們本來就是佛，名字是佛，理是佛，即心即佛。所以在六祖惠能大師的看法，煩惱即菩提，二者只是相上面不一樣而已，它的體是一樣的。

一樣是接達摩祖師法的神秀大師認為：佛性是人人本具。「何期自性本自清淨，何期自性本自具足。」人人本具，都有如來德相。但是我們現在卻被客塵所染。還記得第一品他怎麼說？「時時勤拂拭，勿使若塵埃。」所以神秀大師做的工夫就是時時勤拂拭。「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，自淨其意」這個就是他用的工夫。

這就是我們說的漸修跟頓悟中間的不同。

【師曰。汝師戒定慧接大乘人。吾戒定慧接最上乘人。悟解不同。見有遲疾。】

六祖大師接著說：你的老師接的是大乘根性的人，剛剛說「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，自淨其意」能夠做到這個其實已經很了得，是接大乘的人；可是我的是接最上乘的人。

【汝聽吾說。與彼同否。吾所說法。不離自性。離性說法。名為相說。】

六祖大師他常常說，他的法不離自性，如果離自性來說法就是著相，就為相說。

【心地無非自性戒 心地無癡自性慧 心地無亂自性定。】

講的全部都是自性，所以本來就具足的。「心地」，用的非常好，我們的心很像田一樣，我們需要常常去看理它，不要讓它長了雜草；我們那個田地本來是好的，

我們要看管著它，不要讓它荒蕪了。所以自性本來就具足戒定慧。

《起信論》這個地方講得很好：

「以知法性體無慳貪故，隨順修行檀波羅蜜」：我們知道我們法性本來就沒有慳貪，因為我們是本自清淨，所以我們隨順修行布施，本來就沒有慳貪。

「以知法性無染，離五欲過故，隨順修行尸波羅蜜」：我們知道我們的法性本來就離五欲，我們隨順修行戒法。

「以知法性無苦，離瞋惱故，隨順修行羶提波羅蜜」：我們本來知道這個法性無苦，離瞋惱，隨順修行忍辱。《起信論》這個地方講得很好。

師父說：什麼是心地無非？心地無非就是沒有貪心、沒有嫉妒心、沒有損人利己的心，能如此，自然所到之處全都是戒。心地無癡、心地無亂，自然戒定慧具足。

六祖大師又再說一句：

【不增不減自金剛，身去身來本三昧。】

說的都是自性的東西。六祖大師說自性本來就是清淨的，本來就是佛，既然我們是佛，已經跟佛無二了；所以就像金剛一樣，我們的心性堅如金剛，明如金剛，百鍊不消。既然是這樣子，跟佛無二無別，當下就是。所以身去身來，通通都是在三昧裏面。

【誠聞偈。悔謝。乃呈一偈曰。

五蘊幻身 幻何究竟 迴趣真如 法還不淨】

志誠法師聽了以後，就頂禮回謝。他就說：我們的五蘊身心，色受想行識本來就是幻的，身體也是幻的，幻的有什麼究竟呢！現在我們知道身體是幻的，然而又有一個念頭「我要開悟、我要成佛」，有這個念頭的話還是不清淨的。他體悟非常深，六祖大師就對他印可了。

【師然之。復語誠曰。汝師戒定慧。勸小根智人。吾戒定慧。勸大根智人。】

六祖大師說：你老師說的戒定慧，是勸小根小智的人；我的戒定慧接的是大根大智的人。所以悟了自性，就不立菩提涅槃，沒有所謂的菩提涅槃，也沒有所謂的解脫知見，無一法可得。

【見性之人。立亦得。不立亦得。去來自由。無滯無礙。應用隨作。應語隨答。】

說到這個地方，只要見了性了，是怎麼樣呢？Every thing is ok！這個是師父常常講的。但是現下我們因為身是幻的，心是幻的，現在只好拿一個幻藥來治我們幻病，如果病好了，病癢藥除，這樣子還是舊時人。說別有人有法還是外道，因為我們自性具足。所以如果見了性了，什麼都好，本無一法可立。

【志誠再啟師曰。如何是不立義。師曰。自性無非。無癡無亂。念念般若觀照。自由自在。縱橫盡得。】

志誠法師再問，什麼是不立？他就說：自性裏面沒有一念的癡，沒有一念的嫉妒心、損人利己的心，沒有一念的障礙，不顛倒，這個就自性的戒定慧全部具足，就是沒有一法可立，念念觀照般若。

這個是頓悟的法門，因此在六祖的禪法裏面，他就說：「什麼是禪？」「吃飯、睡覺是禪，平常心是道，生活就是禪。」有人繼續問：「我們每天不是都吃飯穿衣嗎？」他說：「可是一般人吃飯，就是計較這個，計較那個，思前想後，也沒有好好的去吃飯，睡覺時候也是。」所以他就告訴我們，常常要在自性裏面用工夫。

現在我要再提醒大家，頓法跟漸法，是個手段而已，是方法的不同。神秀大師就是循序漸進的，按部就班的；這個頓法它是非常直接的，有時候手段是有點激烈

的，但主要是打破我們的癡心妄想。

我們說一花開五葉，今天阿蓮在午齋的時候跟大家結法緣。

一花開五葉，其中有一個雲門宗，這雲門大師有一次他去參訪陳尊宿。這個是頓悟的法門，它怎麼樣呢？很直接，有時候手段很激烈，一出手就企圖把我們的第六識的妄想給打破。

雲門大師就敲敲門，這一敲門候陳尊宿不開門。他就問：「你來幹嘛？」雲門禪師就好聲好氣的跟他講：「大師，我遠道來，想請問怎麼樣可以了道？」結果大師就把門打開來，眼睛看了一下他，又馬上關起來了。雲門大師一連去敲了三天門。

到第三天，他又敲門，陳尊宿把門打開一個縫，他看到他打開一個縫，機不可失，就趕快把腳卡進去，那個腳伸進門去。陳尊宿硬生生地把他推出去，一面說：「你幹什麼去學古人的腳板印！」什麼意思呢？你要在自己的自性上面去參，你幹嘛學人家以前學過的東西。一個硬是要把人給推出來，一個硬是要擠進去。結果陳尊宿猛一用力的就把學人的腳給卡斷掉了。

推擠之間，雲門大師大徹大悟；斷了一只腳，好感謝陳尊宿啊！

我在講〈機緣品〉時，老有個感覺：這個是大內高手過招，「機」跟「感」絲絲入扣，當老師一看到學人時，便知道要用什麼方法去接引。

我曾經跟大家舉了一個例，這很像小雞出殼，母雞牠在外面，牠看到時機對了，牠就在外面啄；小雞子在雞蛋裏面，牠也是要試著把蛋殼給啄破。

在禪宗裏面就是這樣，你晚了也不行，早了也不行。這個師父一看到來求法的人，他一眼就知道他應該是要用什麼法去接他。

雲門大師跟陳尊宿，他們就是機跟緣絲絲入扣的例子。那怎麼樣是絲絲不入扣的？

以前有一個信眾，他老是去問方丈和尚，左問右問，也都不明白。方丈和尚這時候覺得：已經跟你說的嘴都快破皮了，你還是不明白。

有一次，這個信眾還託人跟方丈和尚帶個口信，「我幾號要到廟上去請問佛法。」這方丈一想：啊！真是不可說。

結果那天正好賣豆腐的到廟上來，這個賣豆腐看到方丈和尚好像有一點煩惱，就跟方丈和尚講：「哎，你說說看，說不定我可以幫上你分憂。」方丈和尚他想：你個賣豆腐的還有什麼可以跟我分憂解勞的。賣豆腐的說：「你說說看，說不定我有方法。」他就跟他講：「這一個信眾怎樣怎樣。」他說：「好，你把你的袍子跟祖衣借給我，我自有辦法。」於是方丈和尚就借給他袍子跟祖衣，這個賣豆腐他就穿衣搭袍，坐上法座。

約定的時間到了，這個信眾遠遠的看到方丈和尚坐在法座上面，他想方丈和尚今天真可真爽快，早早就坐定在那個地方。於是他遠遠的就跟他頂禮了。

然後這個信眾二話不說，十個手指頭就伸出來了。這假方丈和尚賣豆腐的看他這十根手指頭一伸出來，他也二話不說，伸出五根手指來。這個信眾他看到五根手指頭，他就變成三根。這假方丈和尚就變一根。

哎呀！這個信眾可開心了，一再的跟他頂禮，然後回去逢人就說：「哎呦！那個方丈和尚真是大徹大悟的人，高明的不得了。」「怎麼樣高明了？」「我遠遠的一看到他，我就把十根手指頭伸出來：十惡怎麼對治？十惡，就是殺、盜、淫、貪、瞋、癡、惡口、兩舌、綺語、妄語。然後他二話不說，馬上就五戒對應。三毒怎麼樣處理呀？他就馬上一根手指頭，就是一心。」

回過頭來方丈和尚就問那個賣豆腐的：「這個信眾怎麼兩三下就被你給請回去了

「你到底是用什麼方法？」他說：「哎呀！他真沒良心，我一塊豆腐五毛錢。」他一看到我就比十根指頭問：「十塊豆腐怎麼賣呀？」然後我就回：「五塊錢啊。」他還跟我討價還價，我們這種做小本生意的。他說：「三塊錢，好不好？」我馬上就一只手指伸過去了暗指：「你真是沒良心。」。

這個叫誤打誤撞啊，是不是？禪宗不是這樣子，一來的時候，大師就知道你是什麼病，該給你什麼藥，頓法就是這樣子。我們常常看禪宗的機鋒，他們彼此的對答，所以雲門禪師的腳斷不是白白斷掉的。

等一下我們會看神會大師、荷澤大師，他被六祖大師打了幾下，這個棒法是從那個地方開始的。禪宗裏面頓的喝法，是從馬祖接百丈禪師那個地方開始的。

我們在看禪門師徒之間的接引，我們有時候看不懂他們彼此在說些什麼。歸納起來無非是要把第六意識給阻斷，自性才會顯現出來；因為我們太常用思維心去做分別推理。

我們再來看第二位，一樣都是從神秀大師那個地方來的。志徹禪師，他江西人，本姓張，少任俠，他應該是學武功的人。

神秀大師跟惠能大師，彼此並沒有要爭祖師位的念頭，因為神秀大師說：我的師父並沒有傳我衣鉢，況且惠能大師他得了無師智，所以你們要去親近親近他。

惠能大師也常常說：我長得沒有像神秀大師的氣宇，而且我的師父弘忍大師叫我應該是要在南方弘化，所以他也沒有要跟神秀大師爭。

【二宗主雖亡彼我。而徒侶競起愛憎。時北宗門人。自立秀師為第六祖。而忌祖師傳衣為天下聞。乃囑行昌來刺師。】

倒是徒眾常常要去搶衣鉢，一定要去爭頓---所謂正統的位置。於是北方有時候就派來刺客，有時候就派來小偷要偷六祖的衣鉢。這個志徹禪師是當刺客來的，師

父說這個叫飛貓張，有草上飛的功夫，走得很快。我們就叫他飛貓張吧。

【師心通。預知其事。即置金十兩於座間。時夜暮。行昌入祖室。拔劍加害。祖舒頸就之。行昌揮刃者三。悉無所損。】

飛貓張就到了曹溪這個地方，準備去殺六祖。可是六祖有他心通，他知道有這麼一件事情，預知有人要來暗殺他，他就把黃金十兩放在座位上。到了夜深人靜的時候，飛貓張就神不知鬼不覺的進來了，拿起刀就砍。六祖脖子伸出去，可是飛貓張砍了三次，也沒有傷到六祖一分一毫。這下子換他嚇到昏倒。

【師曰。正劍不邪。邪劍不正。只負汝金。不負汝命。行昌驚仆。久而方蘇。求哀悔過。即願出家。】

六祖就說：正法不邪，這個正劍就是正法，正法不邪，邪法不正，我只欠你錢，沒有欠你命。飛貓張嚇昏了，等醒過來後就跟六祖懺悔，並要求出家。

【師遂與金。言汝且去。恐徒衆翻害於汝。汝可他日易形而來。吾當攝受。】

六祖就跟他說：你不能在我這個地方出家，因為我這些徒衆如果知道你是要來害我的，怎麼會放過你？於是把那十兩金就給他，叫他先去別的地方，改日再過來。飛貓張依照指示走了，去別地方出家了。出家後非常精進修行，他一直記得六祖跟他講，要他改天回來。所以過了不久他就回來了。

【師曰。吾久念汝。汝來何晚。曰。昨蒙和尚捨罪。今雖出家苦行。終難報德。其惟傳法度生乎。】

六祖就說：你怎麼這麼晚才回來？他說：出家後非常精進修苦行，一直覺得很難報答老師的恩惠。

這裏很重要，我覺得要報答老師的恩惠，最好最直接的方法，就是把法給弘揚出

去，讓更多的人知道這個法。所以我們常常說，我們很感念師父的恩德，我們希望師父能夠再回來。其實我個人覺得，師父肯定是他這一期生命應該要度的衆，應該要接的衆他完成了，所以他入涅槃嘛。我們與其祈求師父再回來，不如就像這位志徹法師一樣，把師父的法，能夠在世界上廣為流傳，我們就是報師父的恩德。

好，我們來看看六祖跟飛貓張之間的機緣是怎麼樣。

【弟子常覽涅槃經。未曉常無常義。乞和尚慈悲。略為解說。】

他說，在《涅槃經》裏面有講到常跟無常，我希望和尚幫我說一說。

【師曰。無常者。即佛性也。有常者。即一切善惡諸法分別心也。】

於是六祖說：無常是佛性。

哎，是不是跟我們念的不一樣？據我們所學的，佛性是不管我們上天下地，不管我們換一個什麼樣的軀體，是變成天人也罷，或者是墮落到三惡道，我們的如來藏性沒有改，一直都跟著我們。不管是換成螞蟻的身，或者是天人的身，我們的如來藏性都是具足的，都是跟著我們的。那不是常嘛，我們到什麼時候都是一樣的，那應該是常。可是六祖為什麼說無常者即佛性也。您有沒有覺得很奇怪？

萬法是無常的，我們平常這樣子講。可是六祖卻說是有常，有常是一切善惡諸法分別心。六祖所說的跟我們理解的不一樣。這個飛貓張他也覺得很疑惑，為什麼是這個樣講？

好，在這一本《六祖法寶壇經》裏面，總共有四個地方曾經提到《涅槃經》，由此我們可以知道《涅槃經》，應該是蠻重要的一部經典。

在〈行由品〉第一品的時候，印宗法師跟六祖大師請問了《涅槃經》的不二法門

是佛性的道理。在上一品〈機緣品〉，無盡藏比丘尼也拿《涅槃經》去請問了六祖。六祖就跟她講：你不要問我字，你問我意思。因為他不認識字，可是意義他懂。再來一樣的〈機緣品〉，智道法師講的「生滅滅已，寂滅為樂，這個是法身受樂，還是色身受樂？」還記得上一個禮拜我們講的？接下來就是我們要講的這志徹法師。都出自《涅槃經》這一部經典。

我們回來看，常跟無常的道理。

【師曰。汝知否。佛性若常。更說甚麼善惡諸法。乃至窮劫。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。故吾說無常。正是佛說真常之道也。】

六祖說，佛性是無常的，譬如今天你發菩提心，可能不多久你又忘記了，改天你又發起菩提心，所以它是無常的。

為什麼他這樣講？其實目的就是在對治志徹法師的執著。佛性如果是常，我們人人本具佛性，是不是每一個人就早已經成佛了？

所以上人說：不管是常或是無常，這都不是佛性。因為佛性是非常非無常，這才是中道了義。所以說常或者是無常，都執著一邊，這麼一來就會變成死常，那整個的法就不能活潑了，因為有執著了。因為他執在常上，禪法就用對立法去破他。所以禪法是只破不立，著在哪裏，就破那個地方。

【又一切諸法若無常者。即物物皆有自性。容受生死。而真常性有不遍之處。】

又我們常常講諸法都是無常，可是六祖大師他說是常，為什麼？因為萬法如果是無常，也就是生滅的時候每個法都有自性，都可以受生死，那有生死有生滅，常法就不遍了。

這個地方我們來看，「佛性如果是常，更說什麼是善惡諸法」。因為佛性如果是寂靜一團，就沒有生機就沒有變化。如果佛性是常是不變的，那眾生就永遠都沒有

份了。因為他是常，所以只有佛的佛性是常的，我們都沒有份了。可是要知道菩提心是無常，以前我造孽，因為沒有發菩提心；現在我向善了，發了菩提心。因為無常，所以我現在發菩提心了，我就有機會成就佛道。六祖的根本看法是超越了常跟無常，超越了常跟無常的佛性才是活的。因為無常是佛性的一種作用，常也是佛性的一種作用，執著於一邊是不對的。

志徹法師他依著經文的意思，把這個斷滅的、外面的一些萬法他認為是無常的，六祖大師他就用有常來對治。他把這個所謂的佛性變成一個死常，六祖大師他用無常來對治它。所以完全講的是一個對治的概念。

【行昌忽然大悟。說偈曰。

**因守無常心 佛說有常性 不知方便者 猶春池拾礫
我今不施功 佛性而現前 非師相授與 我亦無所得】**

這麼一說飛貓張就大悟了，他說因為我守著無常心，所以佛就跟我講有常性。這說穿了都是方便法，說有常、說無常都是善巧方便；如果執著了一邊把它拿來當寶貝，就有點像在池塘裏面撿了一顆石頭，把它當寶玉一樣。我現在沒有花什麼功夫，佛性就現前，也就是因為他沒有一個什麼樣的功夫，所以他的佛性得以現前，他非常感謝他的老師---六祖。

近代人類很自詡昌明的科學，尤其有所謂的理則學的發現，理則學說的就是「此是此，彼是彼；此者非彼也，彼者非此也。」所以在邏輯的應用上，桌子就是桌子，柱子就是柱子；柱子就不是桌子，桌子也不是柱子，理路非常清楚；這個就是這個，那個就是那個。我們長久這樣子訓練下來，思想就僵化了，桌子不可能是跟椅子是一樣的。但華嚴境界就不是這樣子了，華嚴境界講的是事事無礙的道理。

禪門裡有個有名的公案。有一天，師兄弟兩個人討論討論佛法以後就吵了起來。師兄就講：「我們應該要先把我們自己修好，等有工夫了，然後才去接引大眾，那就不會被境界所轉。」這師弟他就不是這樣子想法，他說：「我們應該要發大

菩提心，接引所有大眾跟我一起成佛。」

這《地藏經》裡也有這樣的故事。今天早上念《地藏經》，有兩個國王，一個國王希望廣度大家，跟大家一起成佛；另一個說他自己要先成佛以後，再回來接引這些有緣的眾生。

這師兄弟兩個就爭吵了起來，沒有一個定論。於是師弟就跑去跟師父講：「我覺得應該要先做智增上菩薩，因為我們自己工夫不好，所以貿貿然去接引大眾時不免會碰到境界，一下子就會被境界轉了，因此應該先要把自己修好，等到功夫純熟了以後，倒駕慈航才來接引大眾。師父，你說對不對？」師父說：「你說的真對！」

出去以後就跟師兄講：「你看，師父說我說的對。」

師兄就趕快跑去跟師父講：「師父，我講的是跟佛講的是一樣的，佛叫我們要發大慈悲心，要有菩提心，所以我們要接引大眾，跟大眾一起成佛。」你知道師父怎麼說？「你說的真對！」

在旁邊的侍者終於忍不住了，他說：「師父，你是不是糊塗了？如果師弟說的對，那師兄就不對；如果師兄對，那師弟就不對了。一個說要先把自已修好，將來才廣度眾生；另一個說這樣不是，應該我們要眾生度盡，一起成佛。只有一個對啊，怎麼會兩個都對呢？」你知道師父怎麼說？「你說的真對。」

為什麼？他沒有概念，沒有分別。我們一般的凡夫就執在一個上面，我說這樣子就是對。可是對華嚴境界的人來講，他沒有概念，沒有角度，沒有是非，沒有對待，所以什麼樣都是方便善巧，怎麼樣都是對。

又回過頭來，師父說：一個見性的人是Every thing is ok！就是這樣子。對我們凡夫眾生、外道、二乘來講，往往就執到一個上面，不是執在一個有常，就是執在一個無常。

我們現在學所謂的頓漸，就必須要認識一個概念，這些不過是手段、是方法，最主要的是要乘著這一個寶筏到達彼岸，不要落在是非上面---說甚麼頓法好，漸法好。尤其學佛久了的人，很容易是：「哎呀，你為什麼不念佛，不修淨土，淨土才是萬人修萬人去。你坐禪，你這輩子也出不了什麼頭的。」千萬不要讚此貶彼，八萬四千法門，都有它對應的機，我們不要花口舌在這個上面，把工夫用到自己的心性上，只要是對機的，門門是第一義諦。

我們來看看荷澤大師。荷澤大師從小飽讀詩書，儒家的四書五經都通達，而且也精通老莊思想。後來他讀了《後漢書》裏頭有一些佛法的名相，就決定要出家，他的爸爸媽媽也成就他。所以他很小就出家了，然後就到神秀大師那個地方去參學。

我們一開始講，神秀大師因為武則天要供養嘛，所以他就要到京城去。於是跟他徒眾講，你們就到曹溪那個地方去親近六祖。

荷澤大師當時才十三歲而已，從湖北到廣州有一兩千里路，所以他走到腳破皮。是一個十三歲的小孩，可以想見他的道心有多麼的堅固。他跟六祖中間的對話，我們等一下再講。他在六祖那個地方修行，幾年以後，他又到各個地方去雲遊參學，像善財童子一樣很好學。

後來六祖大師圓寂以後，南方的頓法就慢慢衰落了；北方的漸法在神秀大師的弘揚之下，接引了很多人，法筵很盛。這神會大師（荷澤大師）就想要把六祖的正統地位給恢復過來。所以他就北上去挑戰，就是所謂的滑台之會，跟北宗展開辯論，結果北宗對手，自此南能北漸彼此就產生了嫌隙。大家知道南宗的頓法比較圓頓，慢慢就很多人來學頓法，結果北宗失位了，不久北宗門下信徒誣告他。那時候他年紀也很大了，六十幾歲，顛沛流離有兩年的時間。

後來唐朝發生了安史之亂，長安跟洛陽全部被攻陷了。那時候荷澤大師到處去開壇，募集香油錢給朝廷做軍費。因為有了充足的軍費，郭子儀後來就把安史之亂

給平定了。朝廷非常感激荷澤大師，所以把他詔到京城裏面供養，建造荷澤寺，詔請住之。世稱荷澤大師。然後他開始弘揚六祖的頓法。

這是荷澤宗的宗要「知之一字，衆妙之源。」但是祖師講「知之一字，衆禍之源。」

今天回去大家參一下，同樣是知之一字，它是衆妙之源，但是也是衆禍之源，災禍的禍。大家思考這個問題，我們下一個禮拜最後一講的時候，我們再來討論。

【師曰。知識遠來艱辛。還將得本來否。若有本則合識主。試說看。】

好，我們來看神會大師。剛剛我說他一個十三歲的小孩子，從湖南走到廣東，走到腳破皮，然後把身上的衣服撕下來，把腳包起來再走。六祖大師也很尊敬他小小年紀，道心如此堅固，說：善知識遠來，這麼樣的辛苦，你已經認識你自己本來的面目沒有？如果已經認識了，說來給我聽聽看。六祖大師就準備要點撥點撥他的。

【會曰。以無住為本。見即是主。師曰。這沙彌爭合取次語。】

神會大師，十三歲的小孩子他說：我以無住為本，這個見性就是我的主人。《金剛經》講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。神會大師所說的全都是白紙黑字——經上面說的。所以六祖才說：你這個沙彌很魯莽，講話很草率的。

【會乃問曰。和尚坐禪。還見不見。師以拄杖打三下。云。吾打汝是痛不痛。】

神會大師又說：和尚坐禪，是見還是不見？冷不防六祖大師，用他的拐杖打了他三下，說：我打你，你是痛還是不痛？

【對曰。亦痛亦不痛。師曰。吾亦見亦不見。】

神會大師說：也痛也不痛。六祖就說：那我也見也不見。

【神會問。如何是亦見亦不見。師云。吾之所見。常見自心過愆。不見他人是非好惡。是以亦見亦不見。】

神會大師接著說：怎麼叫也見也不見？六祖說：我的見，是常常看見我自己的過失；我不見，是不見他人的是非好惡，所以也見也不見。我見的全部都是我自己的過失，我不見的是沒有看見別人的是非好惡。生活就是禪，六祖的禪的精要也就在這個地方。

【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。汝若不痛。同其木石。若痛。則同凡夫。即起恚恨。汝向前見不見是二邊。痛不痛是生滅。汝自性且不見。敢爾弄人。神會禮拜悔謝。】

六祖繼續說：可是你所謂的也痛也不痛，照我看來，你若不痛，就跟石頭、木頭一樣，一點感覺都沒有。你如果痛，那你就是起瞋恨心，就跟一般的凡夫沒有兩樣。所以你的痛跟不痛是生滅法，我的見跟不見和你的不一樣。神會他知道碰到明眼善知識了，所以就悔過。

【師又曰。汝若心迷不見。問善知識覓路。汝若心悟。即自見性。依法修行。汝自迷不見自心。卻來問吾見與不見。吾見自知。豈代汝迷。汝若自見。亦不代吾迷。何不自知自見。乃問吾見與不見。】

六祖又跟他說：你如果還沒有見性，心迷了，你就應該要問問善知識，來幫助你開發心性，你不可以就直接來挑戰我，你自己到底有沒有見性，你自己應該是很清楚。這不是可以替代的。

【一日師告衆曰。吾有一物。無頭無尾。無名無字。無背無面。諸人還識否。】

有一天，六祖大師就問：大家，我有一個東西，沒有頭，沒有尾，沒有名字，沒

有正面，沒有背面，你們猜猜看是什麼東西？

【神會出曰。是諸佛之本源。神會之佛性。】

這衆人統統都沒有回答，這時神會大師他出來說：這個就是諸佛的本源，神會的佛性，這個就是佛性。結果你看六祖大師給他打幾分？你跟他打幾分？

【師曰。向汝道。無名無字。汝便喚作本源佛性。汝向去有把茆蓋頭也。只成箇知解宗徒。】

六祖大師說：我不是跟你講了嗎？沒有名，沒有字，你為什麼還叫他諸佛的本源？是你的佛性、是神會的佛性？

大家看「只成箇知解宗徒。」其實能夠做一個知解宗徒也不錯了。但是在六祖大師眼裏有沒有滿分？沒有滿分，有及格了，他是個知解宗徒，可是沒有滿分。

請你來說說看，怎麼回答才會是滿分？應該怎麼回答？

林果德說：說一即不中，染汙即不得。

楊果瑜說：吃飯、睡覺。

好，我個人覺得有一個禪門公案可以解釋。在《大藏經》裏面曾經有這麼一個公案，我們說馬祖建道場，百丈立清規。百丈禪師他的門下，有一個司徒的僧人，很會看風水。

有一次，他從外面回來，跟師父講：「我經過瀋山那個地方啊，是個好地方，可以建道場，法緣會很盛，住個一兩千人沒有問題。」

百丈禪師就說：「我去建設道場，你覺得怎麼樣？」「瀋山是一個肉山，師父是一個骨人，如果你在該地方建設道場，肉山與骨人結合在一起，將來的門徒可能會

超過一七五百人。」這麼一說，百丈禪師就說：「首座和尚去怎樣？」華林是首座，首座和尚怎麼樣？「這個不行。」剛好典座過去，「這個典座怎麼樣？」「這個典座好。」

這麼一說，華林和尚就不服氣了：「我是首座，怎麼派一個煮飯的去當住持，太無道理了。」百丈禪師說：「好，那我就當衆來考試考試。在佛龕上有個淨瓶，你們不能把它叫作淨瓶，你們說說叫它個什麼？」

首座和尚就說：「它是個淨瓶，你就不能叫它木樁子。」他覺得他這個答案應該不錯。結果你知道那個燒飯的他怎麼說呢？一句話也沒有說，他過去一腳就把這個淨瓶給踢倒，踢倒了還不打緊，二話不說，人就走了。

百丈禪師就說：「首座和尚輸給煮飯的飯頭，為山道場應該就是典座去接。」

為什麼？因為首座華林和尚他還是落在有上面，不能叫作木樁子還是一個叫的名字出來。對不對？所以他是落在世間有。可是典座他一過去，二話不說，一腳就把這個淨瓶給踢了，一法不立，不僅僅一法不立，不僅僅是法空了，人也走了，人也空，他就是在表達這個意思。

所以當六祖說，我有一個東西，他也沒有名字，也沒有頭、也沒有尾、沒有背、也沒有面，你們猜猜這是什麼東西？神會法師說是一個佛性，說對了；可是他一說是佛性的時候，又落入言語當中。所以我說九十分。可是六祖大師說他是知解徒也不錯，但是沒有一百分，一百分的應該是一腳過去就把這個淨瓶給踢了，然後人也走了。這個就是一百分的做法。

這個是頓漸，我還是要再重複的講，頓漸是我們到達彼岸的手段、方法，我們千萬不要落入是非當中，最主要的是知道我們自己，「知之一字，衆妙之源。」我們最好是認識我們自己，知道的方向是什麼，不要在宗派當中去作口舌之爭，「這個好，那個不好，」不要這樣，這個對我們的修行沒有什麼幫助。

【師見諸宗難問。咸起惡心。】

在唐朝，佛法是最鼎盛的時候，八宗並立，三論宗、賢首宗、天臺宗等等，各個宗派，都會有人來問難。比如說有人問：是先有佛，才有法？還是先有法，再有佛？如果沒有佛，那怎麼會有佛法？如果沒有法，那怎麼有人依照法來成佛？所以到底是先有佛，還是先有法？

這有點就像先有雞，還是先有蛋？如果沒有雞哪來蛋？如果沒有蛋哪來雞？大家不免有是非善惡的分別，六祖怎麼回答？來，看一下。

六祖說：如果你能說法，就是先佛後法，你能說法，你是一個佛了嘛，所以先有佛，後來說佛法。如果你能聽法，這是先法後佛，因為聽了佛法，依法修行然後可以成佛，佛法全部都是從衆生心裏面流露出來。因為諸宗會這樣子來問難。六祖大師就說：我們修道的人應該要摒除一切的善念、惡念、無明、可明，在自性裏面佛法是不二之法，這個是實性。

76:00——86:10影片

這個是〈頓漸品〉，還是最後再一次的強調，今天學〈頓漸品〉的目的，不是要分哪一個好，哪一個不好，最主要就是讓我們了解有各種不同的法門。

剛剛的影片，也算作今天的結論。剛剛是六祖要入涅槃的時候，衆弟子哭泣。有這麼一句話：我們來的時候，哇哇落地的時候，是衆人歡喜，一人哭（哭的是自己）；我們希望我們要走的時候，是衆人哭泣，我獨喜（我知道我要去哪裏）。所以我希望好樂修行的大家，到最後都有這樣的境界。

不要忘了，我們有一個功課「知之一字，衆禍之源。」怎麼說。等一下不要忘了感謝一下，今天是誰的聖誕？韋馱誕，感謝護法韋馱！希望我們能護持正法，可以正法永住！

阿彌陀佛！

